

曝書亭集

一一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序八

送湯潛菴先生巡撫江南序

統百城之吏而表率之畫圻廣則聞見難以悉周然則曷以勸曷以懲曷以化民成俗此其道不外察吏而已大江之南職四民之業者十僅得五而游民居其半焉安歌便舞綸衣甘食山遨而水嬉經過者指爲繁華佳麗之地不知四民敝劫有糠粃不充者逋賦之日增寇宄之竊發有司不自救其過何能善其俗顧察吏者束于令甲舉其合格者不必盡賢賢者又不得舉或賢而當劾者有焉故曩之爲督撫者舉措一不當民心渙而不能驟合若是其難哉使居是職者却賂

遺謝賓客躬親判牘正己以率其屬斯亦可矣然賢士大夫忠告之不聞小民疾苦之未悉不得不以耳目寄之屬吏夫以士民之所陳或有未足盡信者矧屬吏之愛憎乎以此守官可也將以勸懲其下化民成俗則必有道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睢州湯先生以講幄侍從受知

天子特簡巡撫江南先生之學最醇而不事異同之辨先生之節最清而不爲蘄絕之行信義之有根而德之有源者已吾知先生爲政遇下以仁則賂遺必不至接賢士大夫以禮而廣其詢謀則賓客不必謝刑平其冤者而歸于簡也害去其甚者而不用亟也夫條教不煩則移俗也易察吏有術則民心舉安吾特言其麤者若先生之學蓋挹之而不窮施之而各有當也于其行規以言先生其何以處我

送周郎中還琴山序

山陰周君官郎署十年七閩之亂奉

天子詔冒鋒鏑行萬里執詞不屈拘別館卒不辱命而還持
父喪除服補官京師人或訐大臣子壻辭連君君不置辨遂
挂吏議落職將歸朝之大夫士靡不歎息各賦詩贈行惜其
平生不苟訾笑而以言獲譴也古昔賢人見逐能文之士或
代寫其心志所欲言被之聲詩樂府所傳放歌行是也三代
人才之盛莫過周宣王時內則號文公樊仲山甫張仲尹吉
甫外則申伯韓侯蹶父召虎方叔皇父程伯休父一賢人去
國若無所損益而詩人之賦白駒一曰以永今朝再曰以永
今夕當其未去思繫維其駒食以苜蓿而不惜及其既去則
冀其賁然來思冀其來而不得則曰無金玉爾音其縈思之

切若是其繾綣也君今歸乎琴山之麓江可以釣林可以游
窟山宅水之樓依竹之堂可以寄傲殆詩之所云逸豫者非
歟雖然君年纔五十齒髮未衰

天子知君久終且見用必不滯于空谷宜諸朝士交望其來
匪止效放歌以代寫君之心志而已

送汪檢討使琉球序

古之儒者誦詩執禮非徒學爲仕達邦國之政而已必以使
于四方不能專對爲慮故皇皇者華四牡所以勞使臣之詩
于鄉飲酒則歌焉于燕飲則歌焉君以此勗其臣父兄以此
教其子弟惟不辱君命始謂之士而君將有大問則與卿圖
事擇其可使者旣謀其人然後命之戒宰夫官具問所宜賁
夕幣乃行其或聘而誤主君勿親饗食以媿厲之蓋使臣之

重若是然則使絕域者得與可爲將相同科夫豈過哉康熙二十有一年春有 詔命公卿擇廷臣之可使琉球者衆以翰林院檢討江都汪君對

天子曰俞命旣下君誼 闕上言七事其一謂邇者方頒御書于封疆大吏宜并及海外屬國禮部以無故事持不可天子復集公卿議于廷終允君所請秋八月

親灑宸翰縹囊鈿函俾君齎以往蓋嘗稽之宋端拱咸平祥符之際其于西夏高麗交趾咸出御書賜焉是役也

天子命使必咨于廷君請于朝必言所宜齎者可謂合乎古而從其宜矣吾聞琉球自隋始通道至唐無聞載諸宋元史者略焉不詳明之初析而爲三其後山南山北復合于中山爲一其所以分合之故中土之士多不能言之君史官也職

修明史記宜考其本末歸上諸史館是則吾黨私心屬望于
君者雖然馳驅而咨諏詢度其亦使者所有事歟于其別序
以送之且作歌以道行邁之光華焉歌曰

君之選予彤庭鶴斯立予鸞斯停迺上言予七事

帝心用嘉予特可其四

宸藻兮秀霄虎臥予龍跳受書予北闕載壇予東郊八騶予
道左搖三旌兮婀娜白澤袍兮猩茵郵籤便予娛親截江流
予踰浙誕登轡兮閩越仰瞻兮天星無分野予可經旁睇兮
三老指一髮予彭湖島島之樹予青青烏了帥予紛來迎小
大予奉酒跪雙膝兮搓兩手陳寶章兮殿中祝

皇帝兮萬壽神靈予天妃媵蛺蝶予黃衣微颺兮七日景南
至今送君歸數歸年予甲子春載陽兮來止

帝益養子信臣被新渥兮今始

送張檢討還郁洲山序

郁洲在東海中相傳山自蒼梧徙此上多炎方草木仙士石室存焉崔琰述初賦所云吾夕濟于郁洲者也翰林院檢討山陽張君以上疏謫官歸將徙宅于洲之上行有日矣惜君之去者咸賦詩爲別或謂翰林非言事之官郁洲非可居之地君所爲近于好異君之言曰郁洲者吾先子考功恒思卜築于是而未果也吾居焉以成先子之志云爾朱彝尊曰子嘗好游道出淮陰者數矣其初過之植柳盈隄水下于隄三尺再過之則隄與水平又過之則水汎濫隄上聚土以爲防久之如堵牆焉背郭之氓面牆而市不知牆外之皆水也城居者不知湖流之高于雉堞也子經過惴惴焉去之惟恐不

速噫淮堰之築千年矣其幸而不潰者天也微君之言固將
勸君徙宅焉詩有之矣適彼樂土爰得我所夫郁洲非淮海
之樂土歟抑聞之家之始造也匪特營祭器養器而已其度
幽宅也無有後艱則可郁洲之山後磊前磊延廣八百里可
度幽宅者不少也樂哉斯丘考功先生所欲葬焉夫水潦而
改葬者古也去危而即安者人情也申之以忠告者朋友之
道也君曰然吾還當聚族而謀諸遂書以爲序

送悔人宰石泉詩序

吾宗悔人負拔俗之才十試有司不遇以貢士謁選得龍南
之石泉縣由會通河越黃河清淮溯江以上八千里而遙道
爪步力不能具舟楫遂訪故人于吳又不值則大困然不以
介意琴歌酒讌吟咏自得吳中舊交樂其曠達也爭賦詩贈

行而予爲之序思夫士君子得百里之地宰之亦視其才何如耳豈悉限于地哉考唐制別縣爲六曰望曰赤曰緊曰上中下迨乎明驗身言書判亦以上中下分授初仕者今則比而同之文選郎置簽于筒聽人掣之天安門外似出乎至公矣然文人才命恒兩相妨石泉荒遠之地宜爲悔人所掣也雖然今之所謂善地者鄉曲之近物產之美賦額之多戶口之庶置郵之便如是而已究之鄉曲近則應接煩物產美則徵求衆賦額多則簿書積戶口庶則獄訟滋置郵便則折腰屈膝僕僕伺候于道左以有用之歲月徒結上官之權民未受吾惠而書生之意氣盡矣石泉之爲縣事簡而俗淳民吾子也士吾門生也山水吾朋友也布可以衣藥可以服食何妥之所治趙蕤李白杜甫之所游有著書覽古之娛而無凍

明書厚集卷四十二
三
餒之患安見集于枯者之不勝夫苑邪今

天子留心民事一命之吏有薦于朝輒移試繁劇之地悔人廣交游豈無薦其名者予翻爲悔人慮之不若安居石泉之爲愉快也

贈顧銘序

寫真之肖者自閩中曾鯨外吾得四人焉錢唐謝彬華亭沈韶山陰徐易海鹽張遠往予盡識之今此四人者皆已老矣昔唐之丹青首曹將軍霸杜甫贈之詩有曰必逢佳士亦寫真其老也干戈漂泊至尋常行路之人皆貌之夫豈得已哉鄉人顧子兼師乎謝氏沈氏挾藝以游于京師與予相遇于天津爲予寫影惟肖由吾鄉至天津舟車之程滌紆三千里自吳楚齊魯以達于燕其間相遇之人何限而顧子獨肯貌

予其不以尋常行路之人視予可知也今海內畫手類師曾氏向之所游四人者學曾氏而有得焉者也方其未得若有所膠于中而不釋及其既得于心若飛鳥之過目其形之去我愈疾而神愈全矣蓋吾之所聞于四人者如此顧子試由吾說而繹焉其何必不如曾鯨氏哉

贈筆工錢叟序

硯得一可以一生墨得一可以一歲故惟筆工爲難吾嘗誦黃魯直之言而是之不惟爾也羽陽銅雀香姜之瓦先吾數千歲陶之墨之壽亦百年爲之者不期同時足爲吾用至于筆其人必與吾書法相習緩急肥瘠先入其意中然後拔穎斬幹縱吾腕之所如而無憾故必熟識其人而後可工之擇豪匪一羊鼠之鬚山雞雀雉豐狐虎僕猩猩蚰蛉狸獺麝鴨馬

鹿之毛各呈其能自宣城諸葛氏以散卓得名蘇子瞻亟稱之而弋陽李展舒城張真嘉陽嚴永錢唐程奕歷陽柳材廣陵吳政吳說以及侍其瑛張通郎奇吳無至徐偃張耕老之徒往往因蘇黃諸君子之言垂名于後洵夫一技之善有深入人心而不可沒焉者已歸安近多筆工錢叟所製羊毛筆最爲得法子識叟且二十年每出游輒橐置叟筆百餘自隨恒恐其盡持以作字蘊藉之妙不知有筆在吾手中而法度生焉至易以西北人及他工所爲則心不相謀豪與手拒爲筆所役不勝憊劣之苦無他拔穎斬幹之失其宜其人又不與吾書法相習故也若叟庶幾可進乎古筆工之列矣昔子瞻還自海外用諸葛氏筆至于驚歎以爲北歸喜事又言往還中吳說以筆工獨耐久予之贈叟以言豈惟歎其一技之

善殆亦猶蘇子之于說也夫

贈汪叟序

湯武周孔古之大聖人也而嵇康非之薄之韓愈之文至矣而劉昫訛之天下以爲賢一鄉之人曰否聽者從而疑之矣同調以爲工異乎已者以爲拙昧者從而信之矣是則毀譽之至無定者末世之文行也因思藝事之微有一定而不可淆者宜莫如弈方其勝敗決乎前某也一品某也二三品較然論定有非毀譽之所能移旣極其誼則其人雖吾所惡但可詬及其人終不得詬其藝之未至孔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故夫弈雖小數亦有可學者焉然藝之至者恒僅專心于是未暇究文章道德之業則士君子雖與游未嘗不厭薄之噫使其言行之際一如學弈者之心而審其得

明書事集卷四十一
失焉不可因其人而益重其藝乎歛人汪叟善弈者第一品
觀其貌睟然可親察其言藹然可聽所爲小詩詳雅而中律
出其寫真畫卷當世之鉅公才士莫不嘉獎若出一口將不
特以藝重者歟予嘗疾世之僞爲君子而勦說以爲文者思
力反之于古而毀者之中予雖好予者不能奪也輒悼平生
知己未若叟所遇之多復自笑不能學進乎弈徒以無定之
毀譽聽之習俗愛憎之口而已題其卷遂因所感以告之

黃徵君壽序

康熙十九年監修明史崑山徐公立齋舉黎洲黃先生入史
館編纂先生辭不赴以經義教授鄉里聚書萬卷從游弟子
數百人歲在己巳八月先生縣弧之辰年八十矣其子百家
游學京師請予文歸爲先生壽先生長予且二十年予童穉

時即知先生名方忠端公與六君子同時爲魏忠賢所害思陵即阼先生詣闕訟冤手鐵椎椎許顯純又搥崔呈秀之胸拔其鬚歸而焚之告于忠端公墓勇哉先生之復父讎也旣而偕兩弟讀書譚藝合名士衿契轉徙兵戈俶擾之中不忤俗以爲高不妄交以干禍先生之明哲又有不可及者回思曩昔訟冤之日除惡難于拔山迨忠賢雖僇而其黨散處四方泊乎南渡若厝火之復灼蓋至十餘年以來始消歇無復存者而先生猶康彊無恙忠端公特祠春秋腰臘率子姓奉祀目擊其先公之大節具書于國史先生之心足以自慰于介壽日宜浮一大炮者也予之出有愧於先生顧性好聚書傳鈔不輟則與先生有瓷芥之合明年歸矣將訪先生之居而借書焉百家其述予言冀先生之不我拒也

劉高士壽序

於越古多志節之士逮宋之季高尚其事者益多篁墩程氏
撰宋遺民錄書其什一而已以予所聞唐珏王潛而外如王
沂孫聖與王易簡理得練恕可行之皆是也明之初王冕元
章楊維禎廉夫張憲思廉咸蜚遐離俗志不可奪外若劉渙
之子績績子師邵羅紘之子周周子頎則世有隱德尤所難
已甲申而後越中隱君子屢指難數最高者二人余寶應若
水劉舍人伯繩一耕于山一棲于市不與世接熱官就見之
者遁入牀帷中披其帷則從後出兩君行誼略同而劉君爲
念臺先生子先生就義之後閉戶輯其遺書孜孜不倦憶庚
子冬予偕南昌王猷定訪之戴山下入其門無門焉者升其
堂階艸不除堂之左列先生順天府尹時頭踏垂蘇半脫襪